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12月5日 (第204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专家：美国不应将中国视为敌人

尽管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但还不是敌人，美国不应该将其当作敌人。

## 核竞争或将再次成为全球稳定面临的巨大威胁

在核技术越来越容易获得的同时，军备控制正随着大国竞争重新抬头而瓦解，美国的盟友关系因美国从世界舞台撤退而削弱，广岛和长崎的记忆逐渐淡去。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危险时期。

# 中美关系

## 美国应与中国展开合作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11 月 22 日载文称，美国应与中国在一系列议题上展开合作，重建互信，推进全球和平与繁荣。

首先，美国可与中国在共同关心的政策领域展开合作，包括处理太空垃圾、为两国老年人制定医保方案、就减缓气候变化展开交流以及就反恐展开合作。当战略信任逐步增加时，两国甚至还可就制定网络安全规则和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展开对话。

其次，明确美中之间存在竞争的领域。在当今世界，由于国内政治辩论执着于经济问题，贸易在未来将成为一个更具竞争性、更变化无常的议题。网络安全、数据共享、5G 和人工智能等将成为潜在的冲突议题。

最后，在一些敏感领域，特别是在国防和安全方面，美中两国存在利益冲突，但双方可以设法管控分歧。双方可以深化军事交流，鼓励坦诚对话，以防止出现事故、沟通不畅和失误。

总之，华盛顿需要彻底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如果美国只关注短期的贸易战，任由危险的权力真空在亚洲蔓延，那么只会增加意外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 美国应避免把中国当作苏联

《大西洋月刊》网站近期登载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梅尔文·莱福勒 (Melvyn P. Leffler) 的文章称，中国不同于苏联，若美国把中国当作苏联，将会引发灾难。文章摘要如下：

随着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加剧，特朗普总统似乎认为新的冷战即将到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这种观点在政府之外也很流行。然而，无论将中国比作苏联有多么诱人，现在做这种类比都是大错特错。

冷战发生不止是因为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更是因为美国在 1945 年后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而今天美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国际权力格局以及敌对政权的意识形态吸引力都截然不同。

中国既应该被视为竞争对手，也应该被视为重要合作伙伴。今天中国人并不像上世纪 40 年代苏联人那样，试图摧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方面，在阻止气候变化、打击恐怖分子和抗击流行病方面与美国有着相似的利益。

冷战开始时，苏联几乎没有任何对外贸易或外国投资，因此美国孤立其对手在经济上几乎没什么损失。而在当今经济相互依存、供应链复杂、中国贷款和美元储备庞大的背景下，冷战政策将对国际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健康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今，地缘政治力量的格局也有所不同。冷战开始时，苏联有充足机会利用欧洲和亚洲的权力真空；如今中国被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所包围，中国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受到了限制。

中国只是在做一个正常国家会做的事，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要回顾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历史。反思这段历史，美国人应该理解中国行为背后的动力。尽管最近美中关系紧张，但与二战后的美苏对抗相比，美中关系的危险性要小得多，这种潜在的伙伴关系对两国福祉和全球共同利益都更为重要。

## **把 CFIUS 变成国家竞争工具将是可怕错误**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近期载文称，国家竞争与国家安全之间

存在差异，把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变成国家竞争的工具将是可怕的错误。文章摘要如下：

在过去几年，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投资特别是中国投资，在利用美国竞争市场的过程中，可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也是美国 CFIUS 设立的原因。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约占美国外国直接投资的 1%，但在 CFIUS 审查的投资中，超过 20% 来自中国实体。

中国投资并非没有好处。中国的直接投资为美国提供了 8 万多个就业机会；中国投资者愿意出高价收购待售的美国公司；许多中国投资者愿意为急需资金的美国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中国人只是想在下一个“苹果”身上赚钱。

CFIUS 的存在不是为了阻止所有中国投资，而是为了把好投资与潜在的坏投资区分开来。华盛顿的一些人，比如“繁荣美国联盟”希望特朗普政府利用 CFIUS 等不透明组织，全力对中国发起攻击。试图利用 CFIUS 来达到这种“离题的”目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此前，为了将审查范围扩大到国家安全以外，CFIUS 试图在就业保障、工资保障和净经济收益等问题上阻止外国投资。

CFIUS 审查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投资，包括英国和日本。这些投资中有许多应该受到欢迎，但只有在 CFIUS 能够应对其日益增加的工作量的情况下，这些投资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 CFIUS 要采取更多行动，它不仅会因为错误的原因耗尽有限的资源，而且还会推迟甚至失去美国希望看到的投资。其中一些投资的确将来自中国，但不能仅仅因为来自中国，就否认它们。把 CFIUS 变成国家竞争的工具，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会破坏政府为发展经济而做的大量工作。

## 美专家：美国不应将中国视为敌人

尽管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但还不是敌人，美国不应该将其当作敌人。

“美国保守派”网站登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称，美国不应把中国视为敌人。文章摘要如下：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政府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然而，国会山为了对抗而对抗的政策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没有明确而现实的目标，挑战中国将收效甚微。美国的确需要转向亚洲，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把中国视为敌人。

最尖锐的中国批评人士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表达不满，包括贸易行为、对朝政策、宗教自由、国内经济政策、香港问题、领土争端、新疆政策、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海外投资、知识产权盗窃、台湾问题、投资准入、歧视外国公司、网络战等等。然而，美国若要求中国就所有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必然会失败。可以想一下，如果中国向美国提出类似要求，且以对抗、报复或战争作为威胁，美国人将如何应对？美国不会妥协，更不会屈服。

在特朗普总统的中国“问题”清单上，经济排在首位。结构性改革比削减贸易赤字更重要，但试图重组中国的经济政策极为困难。即使是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干预也很重要，中国不会简单地接受美国的指令。

几个月来，香港变成了潜在的灾难。国会不顾政府反对，正在推动制裁。但好的政策应该是寻求改变行为，而不是强调愤怒。需要理解北京的核心利益，任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国家都无法容忍他国对本国的政治制度指手画脚。

台湾带来的挑战类似。与 1861 年美国不容许南方独立一样，北京也不会接受台湾独立。正如一位中国将军所言，战争威胁缺乏可信度，因为美国不会为了台北而让洛杉矶冒险。

美国和中国都希望朝鲜无核化，但北京也在寻求稳定。考虑到朝鲜有可能发生内爆，进而引发核战争、派系战争、大规模难民潮，这种担忧几乎是合理的。想象一下，如果墨西哥发生类似的事情，华盛顿会作何反应？

人权问题也引起很大争议。华盛顿当然应该肯定所有政府尊重人民生命、尊严和自由的重要性，但美国兑现这一承诺的能力极其有限，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迫使中国做出改变。

更具争议的是南海和其他亚太海域的领土争端。尽管在这些争议中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美国对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有着强烈的兴趣，且希望控制战略水域的是自己的盟友而非中国。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与中国开战的理由。如果一个敌对国家的海军例行性地沿美国东海岸航行，绕过佛罗里达州，进入墨西哥湾，美国会作何反应？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华盛顿与中国的地缘政治争端在于影响力，而非生存。

美国是否有必要在中国周边地区压制中国也引起了争议。无论这在理论上多么可取，它都与保护美国的独立、领土、人口、自由和宪法制度是两码事。此外，在周边地区与中国对抗的成本将非常高，中国击沉一艘航母比美国建造一艘新航母要容易。为了保护本国领土，美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但若是为了保持攻击中国大陆的能力，应该另当别论。

上述目标即使没有直接冲突，也处于对立状态。目标越多，实现任何一个目标的难度就越大。未来中国将对美国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但这种威胁与冷战期间苏联造成的威胁截然不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程度更高。将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洲是有

道理的，然而，尽管北京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但还不是敌人，华盛顿不应该将其当作敌人。

## 美国外交

### 美智库分析美伊紧张关系加剧对全球油价的影响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 11 月 21 日发布报告，分析了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升级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其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近几个月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重大军事对抗的风险虽有所增加，但仍相对较低，因为两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尽管如此，“9 月 14 日伊朗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是转折点，表明最大的风险是出现旷日持久、低强度的军事冲突。美国政府内外的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的精准打击证明了其技术的熟练程度。

在更温和、更有可能出现的冲突情境中，美伊紧张关系的加剧不太可能对全球油价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昂的成本与能源无关，而是与安全有关；即使是在局势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美国也将被迫长期部署大量空中和海上力量，夺走本该用于管理与中、俄等大国竞争的资源；在更极端的冲突中，可能会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更大规模、更长期的美国军事部署，这种情况下，全球石油价格将受到显著影响，但影响不会持续太久。

所有关于油价潜在影响的研究都是基于美国愿意保护全球航线的假设，但考虑到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和总统特朗普之前的态度，特朗普可能选择不回应本研究中描述的冲突情境，或者会要求最依赖与海湾地区石油贸易的国家采取行动。

## 特朗普改变对以色列定居点的立场是非常糟糕的决定

《今日美国报》网站 11 月 21 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戴维·阿伦·米勒 (Aaron David Miller) 的文章称, 特朗普政府改变美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立场是非常糟糕的外交决定。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8 日出人意料地宣布, 美国认为以色列定居点并不“违反国际法”。此举结合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中所有最糟糕的元素: 对前任总统痴迷、国内政治在外交政策中处于中心地位、与任何连贯战略 (包括自己所提的和平计划) 割裂。

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前任的政策来定义自己, 这是为了突破前任的限制。但很少有哪届政府在上台三年后仍如此痴迷并专注于前任的行动。这届政府把奥巴马政府当作指引它不要做哪些事的“北极星”。这一点在蓬佩奥的讲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讲话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表示, 特朗普政府要改变奥巴马政府在定居点问题上的立场。

每届政府都将国内政治因素注入外交政策, 但很少有政府的几乎每一项外交政策都受国内因素左右。特朗普是上任后最早访问以色列的美国总统, 是首位在西墙祈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的总统。但特朗普所有行为的动机都不是国家利益, 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基础。

此外, 对于一个正在制定所谓“中东和平计划” (即所谓的最终协议) 的政府来说, 很难会有比认可定居点更具破坏性的行为。此举削弱了特朗普政府在任何调解或谈判中的地位。

## 特朗普治下美国的亚洲联盟管理得如何？

《外交家》杂志网站 11 月 22 日载文，评估了特朗普治下美国的亚洲联盟的管理情况。文章摘要如下：

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联盟管理已进入一个困难的阶段。特朗普对联盟的怀疑态度及其与“美国优先”有关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冲动引起极大关注，不仅使美国与日韩等盟友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也让亚洲其他国家开始质疑华盛顿的可信度。

尽管美国的联盟管理出现了一些困难，但特朗普政府也在联盟方面见证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和收获。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战的关注，增强了美国在联盟方面的确定性。美国也已经做出努力，提高与泰国和菲律宾这两个东南亚盟友的关系。鉴于多年的国防预算削减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安全伙伴角色，现在美国更加注重加强国防政策的资源基础。此外，美国与印太地区更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和友好关系，以便使联盟网络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三边机制和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但问题在于，特朗普对联盟本身的质疑和美国未来参与地区事务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抵消特朗普政府在单个联盟、资源分配等更广泛方面取得的进展。

## 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偏好更温和的外交政策

欧亚集团基金会（EGF）近日公布其“美国选民的外交政策偏好”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美国不同世代和政党之间存在一个共识，即倾向于更温和、不那么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美国人喜欢不那么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这一点体现在许多外交政策议题上，并且跨越了党派和世代界限：想要削减国防预算的人数是想要增加的人数的两倍多；57.6%的人认为，作为对

中国崛起的回应，美国应该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并让盟友担起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更多人（38.8%）希望无论结果如何，应立即或在一年内从阿富汗撤军；假设俄罗斯入侵波罗的海的北约盟国，只有一半人认为美国应采取军事行动。

对美国例外论和领导力的支持继续受到美国“榜样力量”的驱动，但公众对“榜样力量”的信心明显在减弱。认为美国因其所代表的东西而“例外”的人由去年的 49% 减至减少 42%，认为美国不是一个例外国家的人由去年的 33% 升至 40%。其中，反例外论者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增幅最大。

美国人对美国面临的巨大威胁看法不一。移民问题仍然是共和党人最关心的问题，而威权主义的崛起则继续是民主党人关注的焦点。无论党派身份如何，人们都越来越担心贸易争端会造成经济损失。总体上，18.5%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 21 世纪面临的巨大威胁是，贸易战将破坏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他国的关系。

关于实现和维持和平的最佳方式，多数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认为是在国内建立健康的民主制度的同时，避免国外冲突，而民主党人认为是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与此同时，新保守主义鹰派支持的“以军事力量求和平”以及自由干涉主义者支持的“民主输出”方法得到的支持最少（18.3%）。对于在海外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美国人的第一选择仍然是保持克制（47.1%）。

总之，美国公众认为海外行动会让美国倒退。在美国公民的眼中，美国正在失去全能性、道德领导力和例外性。

## 核竞争或将再次成为全球稳定面临的巨大威胁

在核技术越来越容易获得的同时，军备控制正随着大国竞争重新抬头而瓦解，美国的盟友关系因美国从世界舞台撤退而削弱，

广岛和长崎的记忆逐渐淡去。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危险时期。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 日前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撰文称,核竞争甚至动用核武器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稳定面临的巨大威胁。文章摘要如下:

几年前,核武器造成的问题即使不能说得到解决,似乎也成功得到了控制。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库已从冷战时期的最高水平大幅削减,且双方签订了限制中程和远程系统的军备控制协议。利比亚被说服放弃其核野心,以色列阻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发展,南非放弃其小型核武库,伊朗签署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其获得核武器的能力受到限制,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严厉制裁以说服其放弃核计划。如今,这一切努力都有可能化为泡影。

今年夏天,美国退出了 1987 年签订的《中程核力量条约》。而限制美俄两国远程核武器的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 2021 年到期,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否会被延长,因为两国都在投入大量资源来实现现有核武库的现代化。

由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来自伊朗的威胁正在上升。2015 年达成的伊核协议虽不完美,但它确实限制了伊朗的核活动,并允许国际监督。然而,现在伊朗开始了一个缓慢但稳定的过程,以摆脱协议的诸多限制。伊朗的行动至少有可能导致美国(更有可能是以色列)实施预防性打击。这样的打击可能会导致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其他地区大国发展或获得自己的核武器。

朝鲜遥遥领先于伊朗。朝鲜拥有几十枚核武器和导弹,测试过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而且正在开发潜射核武器。认为朝鲜将同意放弃核武器并实现“无核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朝鲜领导人相信,只有核武器能确保其政权安全。这里存在两个风险:一是朝鲜在未来几年拥有大量核武库,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二是鉴于朝鲜带来的威胁上升,以及对美国可靠性的质疑增加,

韩国和日本等邻国也决定发展核武器。

上述两个地区的危险在于，竞相获得核武器可能引发一场预防性战争。即使战争得以避免，多个核武库的存在也会增加一个或多个国家在危机中先发制人的可能。当能力不够强大，无法应对攻击，但仍然能实施有效威慑所必需的毁灭性报复时，“使用它们或失去它们”有可能成为应对不稳定和冲突的办法。

除此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有着长期双边冲突历史的国家，都是拥核国家。很容易想象这样的情景，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袭击会招致印度的报复，这反过来又促使巴基斯坦威胁使用核武器，因为其常规军力无法与印度抗衡。还存在一种可能，即武器控制失灵，一个或多个装置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在核技术越来越容易获得的同时，军备控制正随着大国竞争重新抬头而瓦解，美国的盟友关系因美国从世界舞台撤退而削弱，广岛和长崎的记忆逐渐淡去。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危险时期，核竞争甚至动用核武器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然而，今天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应对这一新的挑战，仍是未知数。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国人如何看待隐私、监控和数据共享？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 11 月 15 日载文，公布了有关美国人对隐私、监控和数据共享的看法的调查结果。调查主要结果如下：

大多数美国人对公司和政府收集他们的数据感到担忧。70%的人认为，个人信息的安全程度不如五年前。72%的人认为，他们在网络上或手机上的活动被公司跟踪；47%的人认为，他们在网络上和手机上的活动被政府跟踪。62%的人认为，如果公司不

收集他们的数据，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无法进行。但也有 38%的人认为，在不被公司跟踪的情况下进行日常生活是可能的。

59%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并不清楚公司会如何处理搜集到的个人数据；只有 6%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很清楚公司会如何处理搜集的个人数据。97%的美国成年人被要求同意隐私政策，但只有 20%的人在同意之前会阅读这些政策。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收集个人数据弊大于利。81%的人表示，公司收集数据的潜在风险大于收益。但 66%的成年人同意政府收集数据。

美国人对为了公共利益搜集个人数据的态度存在差异。49%的人认为，政府为了评估潜在威胁而搜集所有人的数据是可接受的；31%的人认为此举不可接受。就目前的数据保护法律而言，63%的人表示，他们对目前的数据保护法律和法规知之甚少；75%的人认为，政府应对公司如何处理个人数据实施更多监管。

### 特朗普突然体检，健康状况引猜测

Politico 网站 11 月 18 日载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体检，引发了美国民众对总统健康状况的猜测，这种猜测不无道理。文章摘要如下：

上任大约 1000 天、说了大约 13500 个慌之后，特朗普在 16 日下午突然前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在那里待了 2 个小时。此次体检不在特朗普的公开日程上，也没有提前通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这在华盛顿引发了一系列猜测。如果去医院的是普通公民，这类猜测非常不礼貌。但去医院的是特朗普，因此这类猜测几乎变成了国民的义务。

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沙姆 (Stephanie Grisham) 发表声明称，特朗普利用“在华盛顿的空闲周末”开始年度体检的

部分项目。17 日，特朗普支持了其新闻秘书的说法，称这是他年度体检的“第一阶段”。

然而，特朗普和格里沙姆的辩解根本站不住脚。特朗普上一次“年度”体检是在 2019 年 2 月。鉴于人们对特朗普健康状况的了解——他过于肥胖，医生在 2018 年预测他在未来三到五年内面临心脏病发作的中等风险，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特朗普和格里沙姆的说法。

总统夸大自己健康状况的做法比他在试图掩盖乌克兰丑闻时所说的许多谎言更危险。当一位并不是百分之百健康的总统把自己塑造成身体健康的形象，他会将整个国家置于危险之中。目前，总统一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来担任。要知道，特朗普面临弹劾，他所受的压力超乎想象。

### 学者称特朗普政府使美国变得更平庸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1 月 20 日登载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 (Anne O. Krueger) 的文章称，如果政府愿意为了个别公司而影响市场结果，那么一些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将获得更多优势，特朗普政府正因此使美国变得更平庸。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这是因为它保持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的成本取决于它们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效率。美国对待国际贸易的方式也一直主要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譬如，2018 年 3 月，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特朗普政府同时宣布，希望进口国内无法生产的钢铁的企业可以向政府申请关税“豁免”。这意味着，特朗

普政府有权决定是否给予某公司关税“豁免”。如此一来，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滥用其酌情决定权，使某些企业获得更多优势，从而破坏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性。

影响公司行为及其竞争地位的酌情决定权所造成的损害范围往往远超任何一家特定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高管将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压力，迫使他们改变决策来取悦当局。当前的经济政策环境并没有使美国再次伟大。相反，政府干预持续的时间越长，美国就会变得越平庸。

### 美智库呼吁美阻止外国势力通过美企影响选举

美国进步中心网站 11 月 21 日发布报告称，美国国会应阻止受外国影响的美企影响美选举。报告摘要如下：

距离 2020 年总统大选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情报官员警告称，外国实体仍有意影响大选结果。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正在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调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请求乌克兰干涉美 2020 年选举。

由于面临这些威胁，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接近历史最低水平。选民认为政治体系腐败且由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主导。自从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做出裁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机构获得大量资金后，这种主导地位变得尤为突出。然而，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影响美国选举，其中外国通过美国企业来施加影响特别值得关注。

联合公民案的裁决打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漏洞，使美国更容易受到外国影响。由于外国实体可以对美国企业进行投资，而这些企业又可以在美国大选中不受限制地投入资金，外国实体现在可以对美国国内的政治进程施加影响。如今，必须堵住这个漏洞。

议员们至少应该阻止外国势力通过该渠道对美国选举和联邦政府制定的政策施加不当影响。美国必须为那些想要在选举中花钱的美国企业设立明确的外资所有权门槛。除非立法者在真正意义上解决外国势力通过美国企业影响选举的问题，否则美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 美学者解析弹劾特朗普背后的愤怒

“美国荣光”网站登载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的文章称，有关乌克兰的“通话门”事件只是弹劾特朗普的导火索，弹劾的真正原因是反特朗普的右派和进步的左派对特朗普的厌恶。文章摘要如下：

对反特朗普的右派而言，虽然特朗普推动了他们鼓吹的多数议程，如实现经济增长和近乎充分的就业、实施减税和改革、放松管制、支持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加强边界安全、反对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朗核协议，但他们仍试图以其他理由将特朗普逐出白宫。

他们认为，特朗普起伏的个人经历和他在对华政策和关税等议题上采取的非正统立场，都是他应该被免职的理由。特朗普的个人缺陷及其对自由市场正统观念的背离都如此恶劣，抵消了他成功实施许多保守派政策所带来的任何好处。在反特朗普的右派看来，特朗普并未表现出老布什或米特·罗姆尼等昔日共和党旗手所展示的那种清醒、明智和克制的形象。

和反对特朗普的右派一样，左派也认为特朗普的举止和行为应引起大家的厌恶。但左派对特朗普的厌恶与反对特朗普的右派并不相同。除了抱怨特朗普举止和行为，左派对特朗普政府的记录和政策不满，这是他们寻求罢免特朗普的主要原因。左派认为，特朗普是自里根以来最保守、最具威胁性的总统。他试图抹

杀奥巴马的政治遗产，而且在非法移民、能源政策、税收、外交政策等议题上还获得了成功。自认为渐进的左派认为，特朗普实施了很多倒退性的政策，还滥用行政命令和白宫的影响力。

在特朗普的非正统行为所带来的潜在危险方面，左派与反特朗普的右派之间的观点也存在差异。左派对特朗普的性格和扮演的角色感到恐惧和厌恶，包括他粗鄙的个性在中产阶级美国人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而这些人之中很多曾是关键摇摆州和地区的蓝领民主党选民。特朗普是近年来首位不仅寻求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竞争者，而且试图削弱民主党政治基础的共和党人。在左派看来，特朗普在所有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进步分子，他试图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对进步派提出的所有项目加以反对。

促成弹劾特朗普的原因有四点。首先，媒体报道都具有反对特朗普的倾向，他们还与民主党的激进主义融为一体，将有关特朗普的谣言和八卦作为事实售卖。其次，反特朗普的右派认为，自己被 90% 的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孤立。因此，他们希望特朗普下台，否则他们会继续被边缘化。再次，左派陶醉于奥巴马政府实施的渐进性改革，而特朗普凭一己之力中止了民主党自克林顿政府以来 16 年的执政，阻止了左派将美国变成“2.0 版加州”的梦想。最后，目前在美国有一种对宪法进行全面的渐进攻击的趋势。几乎所有民主党候选人都呼吁废除选举人团制度。许多州也试图迫使其立法机关让选民按照全国普选投票。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